

随心

偶记

辛昱小雨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随心偶记/辛昱，小雨著.——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3

ISBN 978-7-5378-3687-6

I.①随… II.①辛……②小… III.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8657 号

责任编辑 樊敏毓

装帧设计 张芳 张瑞

图片摄影 魏停 辛昱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5628697（发行中心）

0351-5628688（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 // www.bywy.com](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 com](mailto:bywycbs@163.com)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195 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 SBN 978-7-5378-3687-6

定 价 58.00 元

代序 见了便写下写了便放下

伊方

爱写的人，随时随地，可找到纸和笔。爱想的人，如梦如幻，能升腾雾与电。爱过日子的人，六根即慧根，无声也雷鸣。众生求渡，回头，才是岸。

我能想到很多，时间河流、美的历程、地理指纹、心香一瓣、家园春秋、雨雪更替、参禅顿悟，还有伤，还有痛，伤如何开始，痛永不到头。

这些文字无快感有灵感。心灵的私房，取来钥匙对准锁眼，咔嚓，人生顿开，悲喜飞来。锋芒挥向人间，剖开月饼，供你咀嚼。锋芒挥向时间，等分昼夜，任你穿越。

读来不激动但会心动。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满载星辉，斑斓放歌。见了就做，做了就放下，了了有何不了。老老实实生活，认认真真记录，记错了，用橡皮擦去，呼——吹走尘屑，再来再来。

随心加上偶记，必然搀扶着偶然。一路走来，长河落日、大漠孤烟，曲径通幽、禅房香袭，人生风景看遍。一个人的行走，用眼睛丈量，用黑夜浇灌，细数窗前雨滴，指点弦月弯弯。

女性作文有着天然的细心，再伤春一点，怜惜一点，用爱美之心盛满一纸，一打扮，汉字就好看得覆水难收。最厉害一招是把寻常事写得柔柔的，水水的，怪怪的，诡异到通灵。

作者喜欢收藏，千年秘密隐藏在窑烧里，极细腻，如花针落地。挥笔山水，墨色深处隐去。藏者所爱，回望时光，前不见古人；醉看身旁，后不见来者。千秋功罪任评说，海雨天风独往来。

作者爱女儿，一脉暗流在母女之间奔涌，寂静激荡。为人坎坷，为女人艰难，左也是山，右也是山。母赋予爱，女掬捧善。你看你看，残即全，缺即满。叹只叹，黄叶落地，依偎取暖。

两个人的文字，一个人的心灵，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药物弥漫、医生穿梭的白色空间，一床相伴，只剩下追问，问天地鬼神，问古今未来。最后，重新归零，像一片茶叶落入杯底，冥想冥想，携带一生的气泡，坐井观天，好景无边。

是的，人因造化而生，因境界而变。这是一本人淡如菊、体悟人初的书，那么絮叨，保留着温度。那么心软，大爱溢出。

随心偶记，率性成佛。觉生于慧，慧生于自在，生生不息。

星球公转，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而每个生命的自转，难掩璀璨。

2012 年 1 月

目录

第一章 美人文化	1
第二章 众里寻他	14
第三章 牵手走过	17
第四章 亲情成本	21
第五章 品味孤独	24
第六章 庄园往事	26
第七章 篆烟残烛	30
第八章 眼见他楼塌了	33
第九章 郎朗的琴声	35
第十章 禅堂浴心	38
第十一章 禅心上路	43
第十二章 殿前偶遇	45
第十三章 读禅的日子	47
第十四章 佛心凡情	54
第十五章 如莲的小禅	58
第十六章 离别的叮咛	61
第十七章 陵川随想	63
第十八章 释然的心结	67
第十九章 桂香暗飘过——微博日记	74
第二十章 邂逅	80
第二十一章 清，我的女儿	83
第二十二章 雨，我的同谋	87
第二十三章 朝花夕拾	95
第二十四章 雨的代序	97
第二十五章 美人鱼的眼泪	98
第二十六章 那一抹耀眼的红	100
第二十七章 让家充满幸福	102
第二十八章 轮回	105
第二十九章 我叫“王子”	108

第三十章 梦 110

第三十一章 亲爱的，爱到尽头请原谅我 112

第三十二章 来不及 114

第三十三章 梦隐 116

第三十四章 夜，很静 118

第三十五章 真爱无疆——《画皮》观后感 120

第三十六章 听说爱情回来过——《画皮》观后感 122

第三十七章 医者仁心 123

第三十八章 赌上未来 125

第三十九章 妈，我的死党 128

后记 130

第一章 美人文化

中国文化，这样一位有名有分有思想、有血有肉有风骨的大家闺秀，便气度雍容、步履从容地向我们款款走来——

闲来无事时翻些文史书籍打发时间，看着它常常犯愁，历史真是个很麻烦的东西，时间和朝代作为纵线将它有序地穿起，看似简单唐宋元明清一口气能说上千年，可每每打开它的横切面就感觉其浩如烟海。想清清利利地找点东西出来，扯起个线头，拽呀拽，越拽越多，结果拽出半个大渔网根本拎不动。喜好不同侧重点亦不同，有喜欢政治的，有研究制度的，有关帝王将相的，有关桑农的，有爱好军事边塞的，还有揣摩民族宗教的，等等，当然也有钟情于美人的，而我偏爱些文化类的，可单是文化也像个庞大的渔网了。其实文化更像一条缓缓流淌着的美丽长河，那熠熠生辉的文采华章、诗词佳句宛若一粒粒珍珠，任凭时光磨砺也难掩其璀璨光芒。而我可怜得如蜻蜓般贪恋地望着她，顶多也只能勇敢地点几下水。

就这么随便点着水，胡思乱想中又觉得中国的文化就像一美人，这美人随着历史款款向我们走来……

远古时代，那时的她谈不上美，只是刚刚成人呢，还在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中面对着生存或死亡的纠结。

三皇五帝夏商周，如孩提时便要背的“人之初，性本善”那样，最初的她从尧舜禹汤处知善，又因夏桀商纣而识恶，应该说那个时代给了她启蒙。

那个年代只能让她知善恶，受启蒙。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说法，但毕竟是传说，不大靠谱。比较靠谱的是据《史记》所载而换算出的公元前 841 年，即西周共和元年为中国历史上准确纪年的第一年。那时的文字还不大利索呢，以甲骨文为主的象形文字内容多是占卜记录也有记事刻辞，难怪《易经》博大精深，起步早应用广，虽说善易者不卜，但筮卜确是当时的风行，有时竟会觉得古人如此的睿智是与上天关系近的缘故。

每次读《史记·五帝本纪》、《史记·夏本纪》都觉得佶屈聱牙，像是在进行自虐，但真读进去了，便是自得其乐了。原来总搞不清“六亿神州尽舜尧”，读了才从太史公那里对这几位部落联合体首领肃然起敬。《史记》载尧帝“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接近他如太阳一般温暖，远望他如云霞一样灿烂。“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以德选才禅让于舜，舜耕于历山，二十四孝的第一个就讲他，而“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难怪几千年来被赞颂不已。

很快就到了春秋战国，这时的诸子武装了她的思想。

诸子百家争鸣，纷纷登场，先秦的文武之道顺天应人、周公王道礼法、姜尚霸道兵法。

她有些费解，本就是懵懂时期。

不怕。

有人告诉她，你不需要懂，先统统记住就行，以后会明白会用得着。

于是她开始在大脑里强行装载。

先是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几位，其著作分别是《论语》、《孟子》、《荀子》。主要以六艺为法，以六经注她，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仁政”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

其实《论语》的形式很易让人接受，很随意简短的语录状，传递出的思想及哲理却光耀后世，宋代的开国宰相赵普就号称以半部《论语》而治天下。而通读《孟子》却非易事，因其近五万字的篇幅中充满了辩论，但有几句经典很是受用：“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

接着是道家的老子、庄子、列子，也是三本书：《道德经》、《庄子》、《列子》。她背会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明白了道法自然和他们倡导的“守雌守柔”、“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记得了道家的辩证法，记得了“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庄已谙熟，对清贫的列子还陌生，但选自《列子·汤问》的《愚公移山》、《两小儿辩日》等早已妇孺皆知。其实真是道不远人，有时一提诸子总觉得很遥远，提及其著作更觉深奥晦涩，但其间许多内容，早已以寓言以成语以故事的形式深入人心，常被人们挂在嘴边。

接着是最早的科学家墨翟。他安静地一人走来，送她一本《墨子》，并告诉她要“兼相爱，交相利”，要尚贤、尚同和非攻。她还未弄明白，他已飘然而去。

再接着来了三位法官：韩非、李斯、商鞅。唯物思想者就是与众不同，一副铁面无私的派头，郑重地递上《韩非子》并嘱咐：“道私者乱，道法者治”、“行成于思，毁于随；业精于勤，荒于嬉”。好晦涩的《韩非子》让她读了好半天，但她觉得挺实用的，这时的她已学会思考许多了。

再下来有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等等，诸子没百家也有几十家吧，接踵而至。她从苏秦张仪那里学到了纵横捭阖之策及游说技巧，但他们的老师鬼谷子先生始终未曾露面，这个鬼谷子。她从孙臆那里获得了久慕的《孙子兵法》一读：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险些被其绕晕！

幸好送来了《诗经》，宛若春风拂面，她喜欢。它本就是民歌，虽有经的深邃但更有诗的清雅。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蒹葭》）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黍离》）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子衿》）

多美，多有意境！

还有《楚辞》：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国殇》）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

这时的她已有些许“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韵味了。

还远不够呢！于是又有了《吕氏春秋》、《左传》、《战国策》。当然不会忘记那本“人类最早的关于宇宙观和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研究的知识总汇”——《周易》，又为《易经》。

《易经》的魅力太大了，学了数千年，用了数千年，研究了数千年，可始终没琢磨透。读《易经》总觉得这是史前超人类落下的。想起奶奶说过的，刚出生的小儿脑凶门都开着的，那是还记得前世的或上天的事情，所以还不会说话；等到它闭合了，与那边的信息不通了，也就开始说人话了。那《易经》该是凶门未合时产生的吧？

且不说深奥的爻辞卦象，单是其中只言片语，已让人时用时新了：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

还有革故鼎新，否极泰来，不速之客，虎视眈眈，无妄之灾，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富含哲理的成语均源于《易经》。

太多了，不能再写了，又快拽出渔网了。文化思想，思想文化本就密不可分。

到了秦汉，她基本有了名分和轮廓。

历史上的“中国”不等同于今天“中国”的概念和范围，我国古代各个王朝也都没有把“中国”作为正式国名。自秦开始，随着统一国家的形成、疆域的扩大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的概念也不断变化和扩大。一般说来，一个中原王朝建立后，它的主要统治区就可以被称为“中国”。从东汉后期开始，广义的“中国”就等于中原王朝，凡是中原王朝的疆域范围都是“中国”，当然她也有了个堂皇的名分——中国文化。

秦时明月已映出她绰约的影姿，嬴政垒起的万里长城像她的脊梁，李斯写出的小篆犹如她的胎记。

秦汉时期文化的主要特点就是统一与多样化有机结合，“万里车书一混同”。社会相对稳定，促成了文化发达昌明；交流频繁，她又充实许多。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三纲五常”完善成御用品，而与其相悖的是王充《论衡》的唯物主义思想：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东汉时期，佛教传入，道教逐渐形成，张衡已用地动仪问天，华佗的麻沸散，蔡伦的造纸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这些自然科学的成就也为她增色不少。

此时她结识了二司马，“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先生一语中的！《史记》本就是一部最佳的散文集，它具体生动地记述或刻画了社会各个方面的事件或人物，形象曲折地表达了作者的爱憎。司马长卿，因慕蔺相如而更名，汉代以赋与乐府诗为其代表，而说汉赋又怎能逃开司马相如？读《史记》，你会发现有意思的是，这两司马还惺惺相惜。在整个《史记》中，专为文学家立的传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贾生列传》，另一篇就是《司马相如列传》，而且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还全文收录了他的多篇赋文，以至其篇幅相当于《屈原贾生列传》的六倍还多。由此不难看出相如在太史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其文学成就是在贾谊之上的。还有《汉书》，提到《汉书》就不能不提其作者班固，由此又想起班家的一门名人：其父班彪也是史学家；其弟班超是民族英雄，时任西域都护，经营着西域，后封爵定远侯；其妹班昭也是文采斐然，写过《女诫》。瞧这一家子！

魏晋南北朝所赐予她的应该是“风骨”。

从东汉建安至隋统一也就约四百年，但这四百年，怎一个乱字了得！连年混战和南北大分裂，政权更迭频繁，除东晋和北魏的时间超过百年外，其余的王朝均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真不知是天上的龙池闸门坏了，还是天子们的编制给山寨了。这恰恰给了文人们一个相对自由发展的空间，都忙着争天下了，谁还顾得上管他们，就算想管也管不了几天就下岗了；同时也由于佛教思想的传播影响，“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于是便有了那个时期的文化大繁荣。特别是风格上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较单纯地成为抒发个人生活体验和情感的工具。我很赞同这个观点：中国文化史上最有魅力的时期，不是唐宋而是魏晋。

若一一列举那些浩如繁星精妙绝伦的作品，怕是又要拽渔网了，单报报家门吧：曹氏父子三人、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王谢世家（王导、王羲之、王献之，谢安、谢灵运、咏絮才女谢道韞）、桃源陶潜。瞧瞧这阵容，不是家族便是团队，哪一个不是腕儿级的！就这还没提陆机、潘岳等人呢。还有还有，南朝兰陵萧氏一族怎能少得：梁武帝萧衍撇开爱做和尚不提（恁尚佛之人竟还不识真货把个达摩给放跑了），也长文学，擅书法，通音律；长子萧统虽早逝，但他的《昭明文选》足以光耀后世；三子萧纲，即简文帝，是宫体诗的重要代表；七子元帝萧绎，自评价“韬于文字，愧于武夫”，既是诗人又是大画家。值得一提的是，昭明太子在其文选中将五言古诗精选成《古诗十九首》，被后人奉为圭臬。不信我选最后一首：

《明月何皎皎》之十九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帟。

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

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

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

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看出点端倪没，似曾相识？有没有点“床前明月光”的味道！

那个时代属乱世，乱世的文学家们既要面对战乱，又要面对改朝换代，其创作很自然地多述生死、游仙、隐逸，这些往往以酒为酵母膨发开来。

说风骨，总能想到那七位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的魏晋名士，常于竹林聚会，隐身遁世，纵情山水，饮酒清谈，抚琴吟诗，肆意酣畅。嵇康是集魏晋风骨之大成者，个性凌厉傲岸，旷逸不羁，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一挥而就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颇负盛名，而当他一曲绝唱《广陵散》引颈就戮前托孤之言“巨源在，汝不孤也”，演绎出

一段“君子和而不同”的佳话。刘伶一醉千年，著《酒德颂》，意气所寄，那字里行间又醉了多少人：“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

还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一个《归去来兮》至武陵桃源艳羡了多少人；还有放浪形骸的王右军，仅一首勾描满篇的草稿《兰亭序》的摹本就引得千年的人称奇，传说真迹搁李世民那儿藏着呢。还是顾不得多叙那才高八斗的曹子建，自占一斗而众皆不为过的谢康乐，天下哪够共分一斗！

南朝刘勰《文心雕龙·风骨》：“是以怡怿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

真的，如此的时代，如此多的名士，能给予她最棒的一定是“风骨”了。

到了隋唐，她更多汲取的该是“血水”吧。

血脉相承，血脉相依，血对生命的重要性自不必说。加个“水”字，在人身上应称为体液，水约占人体重量的百分之七十，最重要的最重量级的应取自最辉煌的时代吧。

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中国文化全面繁荣，光照四邻。这得益于国家的统一强盛，得益于统治者开明兼容的政策。隋唐文化博大精深，从科学技术、宗教哲学到文学艺术等各方面，都有突出成就，形成了我国文化史上的壮观图景。这样的壮观如江河般汹涌澎湃注入她的血脉。

别的不说，仅就唐诗而言，传诵了千年，代代承传，它不仅被供奉在文学艺术的殿堂上，更是丰富了百姓的生活，至今仍然鲜活而生机盎然。

我一同事，属于那种“诸葛一生唯谨慎”的谦谦君子，平日我们交往颇少但彼此尊重。一次偶然机会谈及我时，他引用了白居易的“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使我顿感距离一下近了。

还有一位女友谈及与男友定情时的趣事，当初要不是她发信给木讷的对方，那层窗户纸还破不了呢，短信内容十四个字：“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甚至于邻家三岁多的小子站台阶上撒尿都不忘顺口一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引得众人大笑。

这就是唐诗的魅力，它已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成为我们表达情感的非常恰当又高度凝练的方式，在不经意间总会吟来吟去。诗以言志，我们已习惯借唐诗来表白心志，似乎如

此才最贴切妥当，几乎没有其他的什么方式可以替代唐诗的表达效果。得意癫狂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孤独郁闷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故作深沉时“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送别时“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甚至饮酒也要来句“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唐诗浩如烟海。李白杜甫双峰横绝，其余众人峰峦叠嶂，各有拥趸，而最令我钟情的当属“诗佛”王维。钟情缘于他是太原籍，钟情缘于他精通佛学，佛教有一部《维摩诘经》，是维摩诘向弟子们讲学的书，王维很钦佩维摩诘，故自取名为维，字摩诘。“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开创了“诗中有画”的风格。他的诗如画，他的诗更有禅的味道：

《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禅而无诗便是诗，诗而无禅便是禅。此诗并无一禅字，却又处处契合于禅理，句句是禅。安闲自在的心情，大自然的静谧，那个徜徉于山水烟霞之间，独来独往，优哉游哉的摩诘就在我们面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它于不经意间让我们仰视了那种天性淡逸、超然物外的禅者风采。

唐代的诗人浩若繁星，除了最耀眼的如“初唐四杰”、田园派王维孟浩然、边塞派高适岑参、大小李杜、白居易等，仅知名的就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仅这些就使得她气色红润，容光焕发。

诗就是灵魂的自白、心灵的梦呓，“如迷突觉，如梦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

也如她的血，奔流不息。

接下来该长肉肉了。来碗东坡肉吧。

宋元时期，充分点说，辽宋夏金元时期是很可爱的时期，它是古代文化高度繁荣的阶段，理学产生，宋词元曲繁荣。但抑武尚文，总让人觉得有点儿窝囊，连书生绝大多数也被加前缀“文弱”二字；虽称“大宋”，可总摆脱不了“辽夏金”。不论北宋南宋，总让人觉得来自北方的不止一匹狼在那儿伺机而动呢。但也有人认为，它很符合老子的观点：“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宋的岁数蛮长，还应归功于其柔软，软得像肉，但总能护着骨血。

肌肉丰腴起来，轮廓模样才更楚楚动人，至元时基本奠定了现今中国的版图。

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是各个时期文学的代表。宋词的繁荣是随那个时代应运而生的，其实宋词就像当时的通俗歌曲，不过与当今的尚有区别，今天的诸多歌曲真的是俗，不通。

宋词不一定人见人爱，但爱宋词的却常常是婉约豪放见谁爱谁。婉约派的词，其风格是婉转含蓄、曲尽情未终：像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名句，不愧是情景交融的抒情杰作。豪放词则始于东坡，他把词从娱宾遣兴的天地里解脱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使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现实。南宋俞文豹在《吹剑录》谈到一个故事，提到苏东坡有次遇一幕士善歌，东坡因问曰：“我词何如柳七（即柳永）？”幕士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棹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

其实，言宋软弱是指宋的朝廷昏聩软弱，但正是在这样的朝廷下锻铸出了“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岳飞，彰显出了“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的文天祥。这两位英雄之节旄，早已被人们高擎心上。就是文人也不乏此气节，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此外还有一位让我眼睛放亮的陈亮，他与上述的陆、辛同朝，

只是名气不及他们。当时软宋年年派使臣赴金朝贺，他有一首词就是为此送行的：

《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

不见南师久，漫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且复穹庐拜，会向藁街逢。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痛快！有此一词垫底，足以让那位倒霉的章大卿抵御北方的一路寒气了。有评价云，此词意气豪，声调壮，铿锵有力，以扛鼎之力吐尽爱国热血男儿胸中抑郁不平之气，一读之下令人激奋昂扬，不能自己。男儿到死心如铁，笔走龙蛇间有我堂堂中原铮铮傲骨。仿佛已闻战鼓隆隆，见万马奔腾于千里疆场之上。赋词若此，方不负胸中气吞山河之志。读来慷慨激

昂！这些才是健美之肌呢，相比之下宋廷的做派更像是赘在肚皮上的馕肉，千万不可取！

金元乱世，本都懒得提，那时间的文人不是清高不仕就是平庸碌碌，搞得诗词也不成气韵，但此时独出了两位，元好问、关汉卿，不能不提。元好问，一个德才兼备、学问深邃、著述宏富的文坛泰斗，一个山西籍的同乡，途经太原汾河之畔留下了《摸鱼儿·雁丘词》：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

君应有语：

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

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

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

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一双雁的贞烈绊住了北上的元好问，而元好问的这句感慨又绊住了我们所有人。好问的好一问！问了近千年，问住了我们所有的人。当年，他买下双雁并亲手堆砌石头于汾水之畔；“雁丘”就在我家门前，我常驻足于此喃喃此句，无法作答。

而关汉卿，很巧，我们老家都属晋南，莫怪我地方主义，实在是山西人才济济。关乃元曲四大家之首，堪称巨擘，《析津志》言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每读元曲，最爱不释手并为之叫绝的当属《窦娥冤》中一段曲词：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

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

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赞其“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就是这样一个自喻“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的关汉卿写出了惊天地、泣鬼神

的《窦娥冤》，时下“比窦娥还冤”成为口头禅，若究其如何冤，还是看看原著明白得透彻。

明清时代给了她明月清风般的装饰，特别是到了清代，给她着上了很不错的外衣——旗袍，雅！

明清时期，影响最大的文学样式是小说，四大名著陪伴了无数人成长，明清的世俗文化占了主流。尽管明代属昏暗的时期，清朝非汉族统治，但在朝廷，有解缙主编的《永乐大典》，在民间有唐寅、徐渭，那还算得“明”吧。相应的清也同样，有纪昀主编的《四库全书》，有曹雪芹、纳兰性德，当然可“清”。尽管明清时期名士大家众多，而我还是“蜻蜓点水”，点我所钟情的吧。

都不好意思说了，唐寅虽为“江南四才子”之首，但祖籍乃吾晋城人也，他的书画落款中，往往写的是“晋昌唐寅”四字，可能今人有许多初识唐寅是缘于电影《三笑》。

徐渭与杨慎、解缙并称为明代三大才子，解缙已提到过，《三国演义》开篇“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就是杨慎所作《廿一史弹词》里的，后毛宗岗父子评刻《三国演义》时将其放在卷首，现在许多人都误以为是我们山西的罗贯中写的，其实错了。

我知晓徐渭是小时候读小人书中有位叫徐文长的小男童，聪颖过人智斗地主（其实是斗权臣）。后来翻看《明史》才明白在这些轻松快意的背后是怎样的命途多舛。一写在这儿就总希望关汉卿能多活些日子，把这个昏庸的明朝、昏庸的科举制再给痛快地骂一骂。唐、徐二人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使得我这个杂家时常混淆，他俩皆属画坛巨匠，博学多才；皆仕途坎坷，晚境凄凉；皆有遇人不淑、痴癫佯傻经历；皆为狂放不羁、卓尔不群之性情。看他俩的诗：

唐寅：

《一剪梅》

雨打梨花深闭门，忘了青春，误了青春。赏心乐事谁共论？花下销魂，月下销魂。

愁聚眉峰尽日颦，千点啼痕，万点啼痕。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

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

徐渭：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瞧这两人有多像了吧！

徐渭咏诗不多，但颂他的不少。齐白石《咏志诗》：

青藤雪个远凡胎，

缶老衰年别有才。

我欲九泉为走狗，

三家门下转轮来。

其中青藤即指徐渭，雪个指朱耷（八大山人）和吴昌硕（号缶庐）。早在齐白石之前，那位“难得糊涂”的郑燮（板桥）就刻过一枚自用印章，其文为：青藤门下走狗。

发愁了，这次第，一部《红楼梦》，怎个动笔！后面还有个纳兰，真叫人思绪万千。

其实《红楼梦》被人说的太多了，如再赘述未免啰唆，但若不提，总有让美人残缺之嫌。鲁迅先生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如果枕边只能搁一本书，怕是许多人要选它了。

只拿自个儿说事吧。我读《红楼梦》常将其当百科全书般读。青涩少年时只爱“贾宝玉初试云雨情”、“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直看得脸红心跳的；把那“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写在日记的扉页。长大了心也杂了，涉猎广了，可还是爱不释手。看《红楼梦》，经常不循规蹈矩地有序去读，只找一个主题。比如服饰，只挑拣其间的相关章回去比较品味，不同角色在不同场合、不同的心情着不同的服饰。满人服饰中，箭袖是比较有特色的，仅贾宝玉穿箭袖的描写就好处处：

“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第三回）

“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第二十五回）

“穿着白蟒箭袖”（第十四回）

“穿着大红金蟒狐腋箭袖”（第十九回）

“穿着茄色哆罗呢的天马箭袖”（第五十二回）

“便去换了一件狐腋箭袖”（第九十四回）

比如养生，《红楼梦》中的养生之道，融入各个章回之中，体现在各个人物的趣说妙谈之中，如第十一回中秦可卿病重，没有胃口，贾母赐以枣泥馅山药糕：“秦氏说道：‘好不好，春天就知道了。如今已过了冬至，又没怎么样，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婶子回老太太、太太放心吧。昨日老太太赏的那枣泥馅的山药糕，我倒吃了两块，倒像克化的动似的。’”此糕主